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

鄞 徐時棟柳泉稿

甥葛祥熊篆齋校刊

論

夷齊讓國論上

漢至今二千年士大夫無智愚賢不肖莫不知夷齊讓國事當此而欲闢其說而廢之未有不掩耳駭走者也雖然試言之可乎書莫古於周秦論莫定於孔孟孔子稱夷齊者四絕不及讓國夫讓國大節也當其稍先則有泰伯泰伯與伯夷事相類乃盛稱泰伯爲至德而於夷齊但論其軼何也孟子之論伯夷則曰非其君不事曰治則進亂則退曰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且推而論之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能朝諸侯有天下假令夷果爲孤竹君之子吾意孟子當不有是語此大彰明較著矣且史所稱夷齊生平無異行而孟子乃常常孤稱伯夷抑又何也至考之諸子莊子稱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墨子亦言孤竹有二士伯夷叔齊卽呂不韋十二紀亦曰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處也非國也士也非君之子也孤竹不知何人物而奉之夷齊夷齊成不屑也孤竹君不知何人而奉爲夷齊之父夷齊所不



願也然則夷齊者我不知其果爲兄弟與否又焉得國而相讓耶且史稱孤竹君之子諸子皆曰處於孤竹而孟子實謂隱北海之濱說者祖史置諸子而又欲合史於孟乃曰夷齊旣讓國而隱北海之濱夫北海非他碣石山也碣石在今永平古之孤竹遺城在焉夷齊讓孤竹之國仍居孤竹之地史所謂逃而去之者是耶非耶將毋讓非其心而故徘徊其地以俟動靜耶嗟乎果若此則他日不食周粟必將仍安其身於豐鎬閒耶孤竹可例成周而北海不可比首陽豈待上智決耶要之二子者避紂而居孤竹聞西伯興就之西伯卒遂隱首陽此其說與周秦所紀孔孟所論皆合不合者史耳夫舍經而就史固已不可而况乎史固未易遽論者哉

夷齊讓國論中

夫伯夷列傳者史公寄憤之作也夫所謂其傳者當時固有此傳史公疑之而姑述之而因以寄憤者也以彼非常之才無故而受非常之辱豈能一日忘於心哉夷齊事蹟無可考而見稱孔子遂傳至今乃其所以自傷受非常之辱而天下皆辱之而無有知之者也故一則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再則曰烈士徇名三則曰夷齊得夫子而名益彰四則曰名堙滅而不稱五則曰砥

行立名嗚呼其自以受非常之辱而忍而爲史以求沒世之名而發其意於列傳之首蓋其身世之感至哀而至痛矣夫以堯舜授受之重虞夏典籍之古至不可易而乃有堯讓許由之說此何異夷齊讓國之說哉而箕山乃有許由冢此何異夷齊之有軼詩與傳哉夫可信者莫如孔子而孔子之論夷齊者曰怨是用希曰又何怨而軼詩之怨乃如此此其傳與詩豈復可信然而其傳則謂夷齊餓死乃遂觸其平時蒼涼感慨致疑天道之隱故申論顏回天死盜跖壽終不軌者逸樂富厚非公正不發憤者遇禍災以反覆於善人餓死之卒不可解夫所謂公正發憤而遇禍災者非其自道也耶此其意甚怨而其語甚悲而豈信夷齊之傳而爲夷齊發哉夫以非常之才受非常之辱當其著書而姑以一人一事之寓言以寄其憤而復顯然論軼詩之言怨不足憑而終定論於孔子亦可謂示後人以不惑矣而世乃信而真之耶且周本紀之言曰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而劉敬之說高祖也曰文王爲西伯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是時孟子未顯其說若合符節而史公亦大書於劉敬之傳嗚呼明乎此而其所以作伯夷列傳之意可知矣

支離至於此傳極矣豈有巨眼如史公而信之父欲立叔齊有此意耳而伯夷曰父命也命自何來一也伯夷遂逃去逃去何處二也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又逃之何地三也乃遂徑接曰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善養老試思二子各行其是其逃去本應不相爲謀此時何爲忽合一處若有成約者然四也且畢竟辭孤竹後歸西伯前二人何在五也金縢稱文王在武得天下以後而伐紂時但稱文考坊記引太誓可驗也今言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六也武王九年觀兵十三年代紂文王之葬久矣故逸周書西漢太誓皆言武王觀兵先祭畢畢者文王葬地今日父死不葬爰及于戈七也斬紂頭懸之太白語出六韜諸書本不足盡信况此時武方興兵其放其誅其俘以歸皆不可定何以此時便知爲弑八也伯夷太公孟子所稱二老此時若不相識者但曰此義人扶而去之九也歌詞滿腔憤憤大與孔子得仁無怨之論相左十也一傳纔二百字而支離附會至於不勝攻擊如此史公豈信之耶

自有此傳以後異說雜起有言或告夷齊擁有孤竹之國以復商祚而夷齊以爲非吾事者有言或詰夷

齊西山亦周土薇亦周薇而夷齊遂餓死者且更有  
妄言夷齊姓墨胎氏者一言姓墨有妄言夷名允字  
公信齊名致字公達夷齊其謚者有妄言夷齊之父  
名初字公朝者有妄言孤竹君中子是夷齊異母弟  
其名伯僚者信口妄說真不值一笑者也

至韓非則更駭一說其姦劫弑臣篇曰古有伯夷叔  
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其  
外儲說篇又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雖不  
言讓國事然其說亦太奇矣

夷齊讓國論下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

五

夷齊之傳蓋起於戰國當其時如燕子之之屬之亂人  
國者其黨與妄爲故事故高隱士之節以奪人主之心  
而其才又鄙瑣不能自僞乃私竊周家泰伯之舊事略  
爲同異而曰伯夷叔齊者兄弟而讓國者也嗟乎果如  
所云彼夷齊者乃商季之亂臣而孤竹之賊子士大夫  
曾沿習而不察耳夫父欲立乙而甲不知與知而不去  
甲雖拂父意未嘗不正父欲立乙而甲知而去之乙受  
命而立未嘗不順今父欲立乙而甲乙皆去草芥宗社  
以自沽區區之名而顯坐父以不慈於長不義於幼與  
徇私而亂法之罪九原有知亦將疾首痛心而悔恨無

已故其人在國法爲亂臣在家教爲逆子夫秦伯仲雍皆去而王季獨泰然而嗣立者豈貪周國哉聖人之權度將必有萬不可去之理若叔齊以天倫爲重將王季不知天倫者乎假令王季非聖人而其賢乃但如公子郢吳季札之屬則秦伯必將返而就國何則父命不可遵而國事重矣今兄曰父命而弟以天倫而或當其偕隱之時而詰之而曰天倫安在而夷爲無君而曰父命安在而齊爲無父嗟乎不學之子僞爲無父無君之說以重誣古人而史姑載之而世豔稱之儒者不察以至於今豈不重可歎也哉

此傳起於戰國之世雖未敢以爲定論而每讀諸子而吾說愈堅莊子讓王篇稱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二人相視而笑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語與論孟皆合而其文義顯非兄弟不過同隱者耳至其盜蹠篇則曰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顯與前篇刺謬不知盜蹠篇謂孔子見柳下惠時世遼遠已屬不經卽其稱傳命爲謁者謁者秦官非莊子所及見故先儒謂盜蹠

諸篇乃後人僞作語不誣也乃若列子楊朱篇稱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首陽之山當劉向校列子時已謂力命楊朱二篇義多乖背不似一家之書況今本實由後人抄撮成之并非向見者耶其他如蘇秦說燕王謂廉如伯夷不取素餐汗武丁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餓而死首陽之山則正在盛行其說之時更無足怪而呂覽伯夷叔齊見武王一段全與莊子仿佛其他篇復有殷湯以三月丙寅封孤竹君之說彼固採摭成書不出一人之手其矛盾固矣其他周秦以前之書凡前儒所疑與定爲僞書者卽往往有讓國語而其的然古本不經後人竄亂者則必絕無讓國事亦足異也

春秋內外傳載當時讓國人多矣而其徵引但有吳泰伯而絕無伯夷此亦讓國之說起於戰國之世之一證也

象論

吾何以知象之賢也吾於零陵靈博之祠之而以爲賢也於零陵之毀之而終祠之而愈益以爲賢也夫零陵之在今湖廣也靈博之在今貴州也皆非象封地也象之封在今趙州

說見文後

而零陵靈博之人奔走而尸祝之

何也傳曰舜葬蒼梧象爲之耕括地志曰舜葬九疑象來會葬零陵之有象祠以此

說見文後

而靈博之人亦相與

奔走而尸祝之何也天下雖至誕妄拂好惡之人苟將奉一人以事之其必不取諸不孝不友爲千古所詬訾

之人明矣倡乎一必不能徇乎衆強乎暫必不能諧乎

久而零陵之祠則完而恆新傳之千歲矣

柳柳州毀鼻亭神記靈

博之祠則父祖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禮祀之矣

王文成修象祠

記合零陵靈博兩地人民之衆夏商以來數千百世之

久舉皆迷惑狂亂而一無異議何其怪也天下淫祀非

少有也雖其奉事之既衆且久苟有人焉告之以其人

不孝不友之實證之以千古詬訾其人之確未有不幡

然悔悟闐然羣自笑其何以迷罔回惑至是者而靈博

之祠則久而重修以王文成之道學且爲之迴護其說

而記之矣零陵之祠則方毀旋復歲必奔走而尸祝之

說見文後

雖以古今文章鉅公如柳柳州者爲之記以明示

其人民而卒莫能奪之又何其悞也且夫象之得祀於

零陵也以會葬也葬而爲之耕也然而當舜之生象既

已日殺之而不得一當至於既死宜歡笑怵懾之不暇

而顧乃哀其死而會葬焉而廬其墓而爲之耕焉則毋

亦象固誕妄拂好惡而失其本心之尤者耶且夫九疑

之葬同軌宜畢至也爲其賢也宜莫若禹爲其親也宜莫如商均且是地也舜窆其陽而商均葬其陰零陵之人祠舜而商均且不之及也獨柰何以不孝不友而失其本心如象者而奉而事之也而靈博之人又從而效之也則皆事理之萬無可解者也吾聞之也功足及人而後衆祀之德足及遠而後久享之書缺有閒吾烏知夫象之功德不渝浹於零陵靈博之民而歷久而不能忘耶夫會葬而爲之耕象不旣賢者耶有愛兄之道而功德不及諸人其孰能奉事之耶奔走尸祝至兩地之衆且久不賢而能之耶至於毀之而終不忍忘之非信有大功德在斯民而能若是其持之耶是乃吾所由愈益知象之賢也然則趙州之不祀象何也曰未可知也曰不徧圖經足不徧海內吾烏知夫象之不祠於趙州而雖非趙州之亦未嘗不祠象耶零陵靈博之祠吾非柳王之文無由知也吾又烏知夫世不有薛伯高其人者起而盡毀之耶伯高之毀象廟吾非柳州亦無由知也

說象封在趙州

古人無不以永州零陵爲象封地者朱子疑之以爲未知是否 國朝闡白詩姜西溟始暢言之曰豈有

兄居蒲坂弟居零陵陸阻太行水絕洞庭往反幾萬里而可以常常相見之理是鼻亭之不得爲有庠審矣至貴州靈博山則去蒲坂尤遠九域志云趙郡有象城又引趙州圖經之引趙記者曰舜弟象居之國名紀云象城漢縣屬鉅鹿今昭慶鎮西北古象城舜弟象居之余按漢地理志鉅鹿郡秦置屬冀州大陸澤在北其郡之縣有曰象氏者當時以爲王子侯國此必因象封邑得名故隋仁壽初嘗卽大陸置象城縣亦以縣西北有古象城故耳師古以後說趙州地理者無舉及此九域志所引圖經趙記最爲確鑿可信至國名紀謂象城爲漢縣則又誤漢自名象氏隋始名象城且二縣同在鉅鹿境正不必象城之卽爲象氏也而象氏象城皆古有庠封地則斷斷無疑同在冀州去蒲坂甚近常常而見有何難哉大陸者卽禹貢冀州所謂大陸旣作是也在今直隸省趙州隆平縣東

### 說零陵象祠之繇

零陵旣非象封而有象廟者則會葬之說可據也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鼻亭神在營道縣北六十里故老傳云舜葬九疑象來會葬來至此後人

立祠名爲鼻亭神其說最精特當時會葬之人何啻  
千萬所謂賢莫如禹親莫如均零陵之人獨何愛於  
象之來至而遽爲之立祠耶是必合古傳之說而後  
乃無疑也皇覽引傳曰舜葬蒼梧象爲之耕然則會  
葬以後象必廬墓躬耕其地居之既久功德及人是  
以其民久久不能忘耳孔子之喪弟子廬墓子貢又  
獨居三年苟非孟子後世何從知有此事乃古傳之  
稱象耕僅見皇覽一引而後世惡象甚深必不欲象  
有此美事至妄以爲犀象之象而造禹葬會稽烏爲  
之耘八字以配之亦不知其何心也總之久享專祀  
必有功德精氣爲神自昭靈響

事見水經注

零陵之祠旣

無疑義靈博之祀卽可類推而余合括地皇覽二說  
以定零陵象廟之繇亦自謂可以發古人疑案之覆  
而大彰昔賢功案之湮沒者矣  
說象廟之終不得毀

宋人曾敏行字達臣者嘗以北宋末隨侍其父永州  
零陵令任中他日著獨醒雜志一書中有云予居湘

時

按漢地理志云零陵湘水所出見猺人歲來謁象廟各佩一刀云

云然則廟仍建立居民及猺蠻仍歲歲祀之如故也  
又南宋趙與峿字威伯者著娛書堂詩話中云今道

永之閒有鼻亭正在瀟水之上舟楫往來其下客有  
題詩云如今不似當年傲日日江頭送客舟云云詩  
雖妄作而象廟之無恙可知也余又嘗見他書亦有  
稱零陵象廟者忘其出處劫後插架盡空亦無從尋  
檢又聞自湖南歸者亦云彼中至今有象廟蓋雖薛  
伯高之勢力柳子厚之文章終不能奪斯民秉彝之  
好如此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一

鄞 徐時棟柳泉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駁說

駁歐陽子縱囚論

辛酉

知當日之情而後可以論古中天下之理而後可以論治歐陽子之論縱囚何其闇於情而昧於理也當太宗之縱囚也豈真不慮其不返哉蓋必已熟計夫天下大定逃將焉入歸則已不歸吾擒而殺之易易耳夫是故泰然而縱之彼囚之自歸也豈真惡生而好死哉蓋必已熟計夫天下大定逃將焉入歸或尙冀其末減不歸則被獲而必無可追夫是故羣然而來歸逆知其必歸而後縱之至於既縱而盡歸而忽若出於意外而於是遂赦之天下事有固知其必然而始爲之爲之而果無不然而不覺驚喜焉而反若出於偶然也者是故赦囚之念動於俄頃非特歸者不及料雖縱者不自意也此其情至淺而至顯柰之何深測之而爲是信義恩德之說又柰之何苛求之而爲是上下交賊之論也哉且其所以衡斷者尤非也其言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歐陽子之意豈不謂始縱而來歸者意上之將免我者也故殺之又縱而又

來者知上之必不我免者也故赦之夫冀其可免者不過求生之常情知其必不可免而竟來者則眞慙不畏死之元惡彼求生而我故殺之彼不畏死而我故赦之則是其殺也不殺之以國法而殺之以求生之心其赦也所赦其前者犯法之暴而復赦其今者不畏死之悍此於聖人爲何法而於堯舜二王爲何治乎且夫死罪鈞也縱而來歸一也殺其前而赦其後是生殺無定法也求生而得死求死而得生是喜怒不可測也惡其求生而喜其不畏死是好惡拂人性也治天下無定法而以不可測與拂人性爲能事吾未之聞也人莫不好生而惡死先王將使民求生而懼其不能周知也故爲法令律例以頒布天下曰若是者生反是則死示之以求生而終不畏死而後必殺之無赦今殺其求生而赦其不畏死故反先王之道而以權詐之術示天下以巧變勢不至上下交賊而不止嗚呼豈理之中也哉然則歐陽子之論信無當矣太宗之事奚若乎曰非也慮囚之道當慎讞而得情不當逞情而輒法是故囚可縱則固圍爲隘設歸可赦則法令爲具文

縱因而囚自歸亦何嘗非一時恩德所致不必遠引漢晉卽歐陽子所修五代唐史已指不勝屈而乃以

爲必無之事亦好奇之過也文中未暇及此附議於後

駁崔三過失殺父議

鄭凌以烏鎗擊賊而誤殺其母奉

旨絞決事在乾隆二十八年其後東甯縣民崔三與父鋸木大風倒木斃其父所司議曰律稱過失殺注謂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凡初無害人意而偶至殺人者皆準鬪殺律收贖此爲平人言之子孫之於父祖倫理攸關以可以傷殺人之物出自其人之手縱使無心而爲子若孫者亦復何顏偷生視息故鄭凌誤殺其母欽

奉

聖諭免其凌遲而予以縲自今此案核與不及不到之義適符第名教所關不得不抑情就法於是援前例以絞決定議駁曰議者非也夫因鋸木而故以木殺其父其罪當凌遲手抱木力弱或小木支大木不固以至死其父其罪當依過失律絞決不者當勿論王者以孝治天下旌孝子而誅不孝而過失殺者亦誅之所以教天下之子孫兢兢焉慎事祖父必周詳其視聽無或有幾微之失以驚其親而至父爲木所壓而殺其子於義何居聖人之定律也案其事而度其心當其情而順其理

律曰子孫過失殺祖父母父母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高廟定鄭凌之罪改爲絞決夫未敢有逆志而所生身  
死其手苟有人心能一日生乎將怡然而就戮也殺之  
所以成其志將哀籲於有司而以爲無辜也殺之且以  
誅其心其夫入暗室僞爲鄰人而挑其妻妻以爲眞也  
拒之力而殺之官原其情妻仰天呼曰嗟乎吾不殺吾  
夫而吾夫我殺之吾奚生哉卒受刑而死故爲父報仇  
而殺而旌之者非也夫擅殺有罪人與旣蒙赦而讎之  
者皆有明禁然而不惜身蹈國法以抒其不共戴天之  
積忿彼知有父母而已知有身乎不知有身而望名乎  
夫孝子之心如是其至也

聖人之律如是其精也而取無辜之人而坐之以不孝  
可乎可以傷殺人之物烏鎗也非木也出自其人之手  
鄭凌也非雀三也猝然墻圯而壓其父父將死而子畏  
避而不救罪當坐父粹壓而死于不當坐何則雖有曾  
閔之孝賁育之勇而已無及矣律曰凡祖父母父母爲  
人所殺而子孫私和者徒受賄者流子婦殺翁姑而其  
夫不能管教者杖且枷貧不能養而父母自縊者流夫  
受賄而私和已與乎殺其親矣不能教養以死其親已  
身乎殺其親矣然而刑止於枷杖罪止於流徒今風擊

木而木擊其父爲與乎殺其親乎爲身乎殺其親乎而又加之重焉爲於律有徵乎爲於例有當乎以目擊其父之死而坐則胥天下之侍病者孰不送父母之終者乎以其父之慘死而坐則將胥天下畏壓溺之子孫而盡誅之乎夫律者至精而例者至繁援例不當則斷獄不明無以服死者之心而解天下之惑易曰失之毫釐繆以千里援鄭凌以斷崔三所謂毫釐千里者也謹駁

康子饋藥說

庚午

夫子無疾而康子饋藥此必補益之藥也饋藥而曰未達不嘗此必丸散之屬卽時可服食者也若見本草常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一

五

晶參苓之屬非但易達抑亦不能嘗矣夫饋人補益之丸散必將疏其藥性記其功效告諸所饋之人萬無以不可識認之藥贈人而不發一語使人惘然者况康子極敬夫子待以國老之禮此必經驗良方可以卻疾可以延年收采製造亦必不易而鄭重爲夫子爲之旣成而詳具其說以來饋者是其意不爲不誠故夫子再拜而受之也然則此藥何不達之有亦何不可嘗之有而曰未達不敢嘗者則聖人之慎疾也人情畏死老則尤甚一聞他人有良藥服之而效則必輾轉求得其方至若季氏世卿之家貢媚獻諛實繁有徒其方必祕取精

用宏無欲不遂其材必良苟可求而得之尤必百計陳  
乞以冀必得得則服餌恐後矣然而受乎天者氣稟既  
殊履乎地者風土各異在乎人者貧富貴賤安樂患難  
種種不同故或甲服而效之方乙服之未必能驗乙服  
而驗之藥甲服之或轉致疾病古詩云服餌求神仙多  
爲藥所誤嗚呼豈惟仙丹哉惟聖人灼知此理無所炫  
惑固不以人言遽信其方亦不以未信遂棄其藥蓋將  
徐察此藥之與吾身相宜與否果宜亦未必不終嘗也  
故受之而曰未達不敢嘗玩敢字而慎疾之意顯然蓋  
是時固眞未達也而說者謂夫子惡康子而爲是權詞  
誤矣

清風說

大塊噫氣號怒萬竅來安自哉去安極哉或曰舍此而  
他適也或曰宜都有風井陸機所謂風穴者也是烏足  
知風哉坐三丈密室而闢其南窗風之來也未嘗不深  
造於吾室之至北驟闔焉而室中無風夫三丈之室非  
可猝至也當其始來由南而抵北及其將去則必道北  
而歸南吾乘風之翱翔於北掩不備而驟闔乎南則風  
當顧瞻徘徊而不可得去杳焉闐寂是奚適哉抑又豈  
吾室中有藏之之穴哉凡自天降者若霜雪若雨露墜

於地可以積聚於器可以祕爲吾有雲幻物也僣而生而變而滅然山中之人能囊之至乎風而人力窮焉十日代出流金鑠石若天下有能藏寒風者皆引領而崩角矣嗚呼此風之所以爲清也大丈夫以七尺軀取功名恩施當世澤留苗裔則霜露雨雪雲雷霧之爲也極中國至於九州八紘之大而無入不可自得來則仰望去則怨思或強起而迫之而愈不可得嗚呼其諸爲風之德之神而伯夷氏之聖之所以清也

鮎說

吾鄉海物之古者鮎醬貢於商海蜃貢於周鮎醬貢於

烟籬樓文集卷三十一

七

漢鮎與蛤

周書王會作  
蜃卽蛤字

皆知之而鮎則無識者說文廣

韻漢書注以爲蚌玉篇以爲魚類篇以爲大蛤郭景純

江賦曰瓊蛞腹蟹李善注之引南越志曰瓊蛞長寸餘

大者長二三寸腹中有蟹子如榆莢合體共生俱爲蛞

取食

按有俱字似腹  
中不僅一蟹也

顏師古曰鮎長一寸廣二分有一

小蟹在其腹中述異記曰淮海之人呼瓊蛞爲蟹奴吾

每讀諸書怪其狀夫海物惟錯雖罟師蟹人不能周知

之然而鮎蛞之亭見漢志鮎醬一斗之貢見說文

或作  
三斗

其作二升  
舊誤也

不可以生長海濱而鄉邦掌故之物莫之見

也漢志所謂鄞有鮎蛞亭者今其地屬奉化縣而鮎蛞

村在焉余屬村人使以生者來則其身螺也其首蝦上而蟹下鬚鉗螯跪皆絕肖一似蝦據螺殼中而捕蟹者沃之以沸湯而出之首以下略似蝦肉又其下環曲而漸銳與螺肉無少別沃湯以後首作紅色正如蝦蟹之經湯者其身白其尾碧亦與熟螺無異於是知一物具三形而其實則螺也以爲魚者固妄而以爲蚌蛤者皆未見而妄意之者也易曰離爲羸

按卽爲蚌蚌蛤與螺絕不類凡螺圓而渾蚌蛤圓而扁

凡螺之殼上巨而末銳層累而旋之以至於末故螺之字從累蚌蛤之殼皆兩扇以自爲開闔故蛤之字從合

螺而少蚌蛤傍海居民亦偶有以蚌蛤爲醬者然不能致遠鮑醬法不傳若鮑

醬今猶漢矣李氏謂長寸餘大者二三寸顏氏謂長一

寸廣二分夫螺之圓渾猶卵也量之以圓徑則可若長

廣無可度者南越謂蟹爲蛄取食述異謂爲蟹奴是蟹

之生螻房中者出取食飽而入螻亦飽所謂螻奴也尤

與鮪殊種抑淮海之間或固有所謂蟹奴者而非鮪也

吾鄉之鮪吾取諸鮪埼親驗其生死有斷不能與諸家

之說合者惟景純謂腹蟹蟹雖不在腹中而在蝦之下

似乎腹之賦家狀物大略而已固不必如記注家之確

鑿也然則景純所賦殆卽此物而又嘗親見之耶四明

七觀曰寸鮎腹蟹亭以埼名

自注引江賦及南越志

鮎醬賦曰母

以蚌而成筐子以蟹而居裏又曰行者求食居者棲身吾鄉博雅之儒前無過王厚齋後無過全謝山而兩先生之言如是是皆博考羣籍而未嘗目驗之也則宜乎郡縣志之更莫能詳也作鮎說

全太史鮎醬賦全據說文等書以鮎爲蚌屬故云母以蚌而成筐子以蟹而居裏又云若其餘子尙難殫論或依蠣房或寄螺門方茲稍劣未敢弟昆自跋云陳藏器志寄居蟲一蟹一螺乃蟹之附於螺者與段成式合粵東人言今萬州有之海物異名記所云蠣

奴則蟹之附於蠣者予在海上親見之若南越志稱蟹子合體共生則大蟹之中包小蟹者與北戶錄合皆屬鮎之別種鄂州

按羅願爾雅翼也

以蠣奴卽爲鮎不知

蚌之與蠣別也尙未確云云據此知謝山但嘗見蠣奴而於鮎實未之見也其所云鮎之別種去鮎固甚遠而不知其所賦之外蚌內蟹亦與鮎全然不類也至藏器云一蟹一螺似乎近之然鮎首又作蝦形不但一蟹且其首蝦上蟹下其身則螺乃天生形狀如此與所謂寄居者迥別此猶曰龍首人身非龍之寄居於人也余旣得鮎以告友人無知者惟張丈鐵峯

獨與吾說脗合蓋丈於奉化亦親見之同治十一年  
四月六日記

羅漢松說丁卯

有贈余羅漢松者問其所以名而不能答也既而樹結  
果凡木之果恆垂下恆旁見側出無定位而是果皆端  
正在葉上其果作二層絕不似葫蘆似取小大二物而  
累之上小而下大上綠而下紫上正圓而下略扁上如  
頭下如身上渾圓無痕而下有痕類衣摺分面背面如  
面背如背望之如跌坐之僧或一果如枯坐者如坐眺  
者或二果如兩僧坐松下證道者或叢果如羣僧環坐  
而說法者或一枝遠出一果在其上如異僧坐長槎渡  
滄海徑去者蛟門盧派楓伯來草堂見之歎曰是乃所  
以謂之羅漢松也余竊慨夫世之盜其名不覈其實往  
往問其所以名而不能答也作羅漢松說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二

鄞 徐時棟柳泉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題跋一

書葛壯節公年譜後

庚申

公殺賊海上屢建奇勳浙閩大吏倚公爲重死事以來海內知與不知皆以爲神人余從公故人王君立泉假年譜讀之謀略節概凜凜有生氣嗚呼公何嘗死哉公自號凌臺二公子分字之故長公子以簡字小凌季公子以敦字小臺公旣殉節

朝廷震悼褒忠之典有加無已始用一品例賞給世職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二

一

復以文武二舉人分賜二公子他日

召見竝命入官於是小凌官甘肅同知小臺官湖北守備二公子皆骨鯁有父風小凌以不肯媚上官被劾慕陵念公忠烈寢其奏不行小臺以安陸營守備擢都司擊河南潰賊有功

今上賞花翎咸豐五年與賊力戰殉難隨州

上命以遊擊例優卹先是山陰宗滌樓侍御爲公建專祠旣成請扁額

上書忠蓋可風四字賜之至是侍御請附小臺祠中

上復允其請嗚呼以公父子忠義奮激砥柱晚近固宜

破

兩朝知遇生榮死哀而

國家軫念死事之臣至於加斯其厚也凡為臣子者亦當觀感而憤發矣余讀年譜既畢命邵生錄副存草堂復書近事於後以歸王君公嘗與王君手書有自贊小影云外貌桓桓中心烈烈智勇兼資萬人之敵識者謂公能實踐其言咸豐十年一月二十二日燈下

跋管天筆記 已巳

至右仲先生嗣爽管天筆記一本同治八年十一月周志柳從王氏裔孫借得之蠹蝕破碎至不可觸余命工

烟岫樓文集卷三十二

二

人為修治裝訂而時或以意補其闕字原書不知幾何

卷今首尾並佚約略之尚可得六卷其子目為異聞三

存九葉其前並佚今以後卷知此卷子目異聞四存二

耳由後二卷計之此卷約脫去十餘葉矣異聞四存十三

葉此卷至叢訓當是異聞五存十考誤存十叢訓存十

全卷但偶有脫闕其他不可知矣此書蓋先生

正音存五葉此卷所脫當其他不可知矣此書蓋先生

讀書時隨筆記錄者或全錄他人語或附己意大都考

證之學至乎已見為論議則別為管天筆記外編亦借

得一本先生以明紳為國初遺老著此書時年已八十餘其中或自勵晚節譏斥貳臣而絕不作一怨懟

興朝之語和平蘊藉蓋與厚齋先生相近者也所錄字  
蒼古朴秀中如校字缺末筆檢字缺从語及明代諸君  
並爲空格疑出先生手書者果爾王氏子孫尤當珍爲  
球璧矣十二月一二夕讀竟識其卷首先生鄞之榆莢  
村人一名甲村志柳居蔡家衙相去甚近故能知其遺  
書所在先生詩已刻者曰密娛齋巍然大帙也又有未  
刻槩一本志柳皆爲余借來初二夕三更鄉後學徐時  
棟記

跋錢忠節公南征集殘本 戊辰

皇清賜諡忠節錢公止亭南征集殘本自六卷至十卷

凡五卷其前五卷失去矣吾鄉明季死事之臣尤著者  
陳恭潔公張忠烈公并公而三恭潔集偶有寫本且其  
詩數十首聞沁泉已刻之康熙鄞縣志中忠烈奇零草  
北征錄等書雖無刻本而傳鈔幾徧郡縣惟忠節詩文  
見全太史所作神道碑者曰正氣堂集曰越中吟曰南  
征集余搜覓鄉先正遺藁僅得正氣堂集節錄本後燬  
於火其餘皆絕無影響卽余交游中前如王曙山王雲  
壁湯耕吾諸丈近如夏佩香董覺軒劉藝蘭諸君並好  
收拾桑梓文獻間之亦俱云未見同治七年五月二十  
三日忽從鄭杏卿得此一本而後喜可知也吉光片羽

太息叢殘破壁碎珠要是瓌寶人喜斯陶識諸卷端公  
以舟中宰相而又受制於權臣顛顛羈灘鯨背之間發  
爲詩文自多憤怒之辭亦未免有所指斥顧夷齊采薇  
作歌至以暴君目聖武各爲其主頑民激烈之言固無  
損於新朝仁武萬一也況我

聖朝寬大之恩千古未有

純皇帝特予表章易名有典

聖恩優渥如此而其後修鄞志者尙不以公及忠烈諸  
集入藝文志無乃所謂

上有德化而下不能承宣之者耶得此本之夕徐時棟

讀記

跋續甬上耆舊詩 戊戌

先生之作是書也始排定先輩姓氏搜訪行事以及其  
詩未成書而先生遽歸道山其稿本流落轉徙僅而得  
存此後乃卒無有起而定之者承平日久天下以詩歌  
相爭尙士大夫又各據一席搜羅其鄉人詩品騰得失  
以出而抗衡當世嗚呼豈不盛哉甬上以文物之國又  
得宗師雄伯主持風雅雖僻在東海而號稱極盛二百  
年來尙未有一選集重海內望又久之而愈闕然壇坫  
空矣諸君子其何以告無罪於先生哉余嘗疑蒼蒼者

若無意於斯土辛苦不易得生有心人如先生阨之以  
貧窘又不肯長其年幾幾足以成書而奪之以去每爲  
念及流連慨歎何可言道猶幸先輩姓氏尙存於目錄  
有志之士得考究於故家譜牒遺文斷簡之中以略補  
其闕失然而先生死且百年此百年中任其責者誰乎  
碌碌者食肉尙不暇而曰爲我作有心人必將遭白眼  
而唾棄之弗顧夫流風未遠文獻固自可徵假令天復  
生先生將必不肯聽其叢殘蕪滅而委之露莽已也然  
則此一卷者我猶將視爲告朔之犧羊乎舊本目錄不  
知出何人手文義乃牽合不順又往往與本書相刺謬  
竊嘗陋之三校旣完將重付裝潢謹爲釐正稍可觀覽  
曩者馮先生嘗告我曰甬上詩不得刻宜別刻先輩姓  
氏以存其略斯言蓋重可痛惜也夫戊戌九月十三日  
後學徐時棟識

跋句餘土音稿本

庚子

全謝山先生句餘土音稿本二冊余以廉值得之賈人  
首尾稍漫漶中亦多蠹蝕又裝訂錯亂不可讀道光已  
亥五月始爲排比補綴重裝之煥然改觀足寶貴矣此  
本不知何人所錄字亦端好而先生以淡墨塗改乙註  
之書眉紙尾幾無隙處鳴鶴虞氏故蹟一紙則全出先

生手欲邪飛動自然名貴先生既歿其高第弟子董小  
鈍刻是書卽據此爲本卷中有校勘而與塗改之筆不  
類者小鈍書也原本無柬鈍軒詩而小鈍增之鈍軒小  
鈍父欲彰其親故以意增入而他日付刻終復削去以  
是見前輩於師長著作其矜重不苟如此

跋四明杖錫山漢隸

戊辰

距鄞城百三十里杖錫山有屏風巖高丈五六尺刻四  
明山心四字字徑二尺許古相傳爲漢隸自余讀郡縣  
志及先輩著作卽知有此刻意磨崖必經久雖屢劫兵  
燹當在也往歲重修縣志屬徐杜隩老友徐曙峯訪山

烟岫樓文集卷三十一

六

中掌故且問此刻無恙否曙峯年七十一矣爲余乘肩  
輿深入去杖錫寺前半里得之而山中無椎甃乃伐竹  
縛橫木架板使二僧梯登其上黏紙於巖溼之抑其凹  
而以煤平指之揭而視巖上宛然他日入城貽余觀者  
皆驚喜得未曾見端勁雄偉誠沈嘉則所謂出漢人手  
非後代人能辦者

國初宋餘古作寺志旣謂漢隸又謂葛稚川筆蓋二氏  
以稚川爲神仙山川井臼往往駕名不足憑也四明山  
多磨崖大書然如四窗三峽中峯再來石之屬皆宋元  
人所作故山中石刻莫古於此豈惟山中卽明州金石

今幸存者未能或之先也乾隆閒嘉定錢曉徵來修縣志勅立金石門而錄唐以來碑版而遺此刻則寶康瓠而棄周鼎矣昔者蕭山毛大可據錯誤唐史與吾四明爭賀監甚且謂四明山在餘姚不在甯波詳見余所作賀監聖居考大可記醜言辯不難造禮經何有史事若餘姚黃梨洲影實事求是者也乃其作四明山志與前明戴司成爭四明主山謂主山當在餘姚之大俞夫主山在越州之餘姚而開元閒人強奪之而以其山名吾州歷千百年之久無議者而獨賴梨洲大可起而正之此固事理之萬萬無有者也夫題之曰山心其爲是山之主山可知

也杖錫之爲明州境四明山心之爲漢隸卽梨洲山志無異詞也被漢人者豈能逆料後世之必分明越而豫袒明州人而故刻此四字於明州之境乎然則此四字者正漢人之所以定主山而唐人之所以歸明明州今甯波府越越州今台州府台台州府公有之山於吾州者亦從可知已四字固直下吾室低小不能懸之當臥遊因分裝爲一幅而爲記一篇屬會稽孫生峴卿書其四旁蓋此刻實繫我郡望掌故不惟是漢隸足寶貴已也同治八年五月望日鄞徐時棟跋

宋清祐中追謚南豐爲文定劉忠公漢弼實覆議之草稿具在十九世孫晉祥以刻諸石宋制太常議謚必覆於考功忠公自權而眞三居是職所議多矣獨以此稿畱示子孫殆所謂有道碑無媿色耶六百餘年完好無恙是則其鯁直敢言之氣自有不可磨滅者在也抑公與徐忠愍公元杰同出西山之門同以正色立朝又同以極諫忤權相而死乃忠愍謀桎之集賴

聖朝表章大顯於世而公集無傳焉然則公之文章實天下後世願見不可得者一旦得并其手蹟並見之其寶貴當復何如晉祥此刻於是乎有功臣文獻固不第珍重先澤而已

跋王厚齋尙書九里廟碑

庚午

鄞西兩湖一廣德湖一卽廟前新河尙書撰唐吳侯九里廟碑稱侯開西郊之湖不言何湖當尙書時廣德已廢而碑云鴻隙堙兮謠豆芋又尙書撰九里廟詩云廣德湖爲鴻隙陂召棠樂社誰敢毀於是吾鄉先輩並據此謂侯開之湖實廣德也謝山亦誤讀此碑故議廣德祀典有吳侯然廣德不開於唐曾南豐湖記已明甚卽以此碑考之碑中方以句章臨廣德湖與侯開之湖爲主客而謂侯開卽廣德可耶碑之鴻隙詩之廣德皆客詞也彼鴻隙堙兮而

侯開之湖依然也故其下卽云侯嘉績兮依其在渚彼  
廣德廢兮廟且莫毀

白鶴廟祀開  
濟廣德諸公

而侯開之湖况無恙

也故其下卽云杭祿充羨侯之賜廟食長存如此水夫  
嘉績猶在渚此水方長存而謂其湖已廢可耶然則侯  
開實廟前新河尙書碑詩竝不誤後人誤讀之也又此  
湖重開於南宋吳丞相更名新河到今稱之廣德旣廢  
其地曰湖田亦到今稱之而尙書此碑不稱河而稱湖  
是亦致誤之由矣余撰新碑

九里廟今  
曰澤民廟

旣考定詳言之

周中翰蔡復刻王碑因附數語以訂前志之誤同治九

年閏月徐時棟跋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三

鄞 徐時棟柳泉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題跋二

跋明陳半湖先生墨蹟 附原書 戊辰

侍生陳槐頓首再拜鹿園萬大人先生道契丈走辱  
愛深厚睽違良久幸朝命賁臨江右必冀榮旋故鄉  
獲少敘契闊竟成徒仰恭喜弄璋蘇長公云無官一  
身輕有子萬事足深爲先生忻雀諒江右非久淹之  
地不日喬擢衰老尙強飯會晤有期且諭嬪侍又將  
就館仁者有後子姓詵蟄不必卜之耆龜占先世列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三

一

大夫之種植培滋之固信知有今日也有官有子是  
宜上杭躬賀惜晚年出入尙有稽戀以故吳山接目  
而雲樹停思若左右也簡書當不宿朝命不久稽宜  
卽戒行以攄王事此臣子之大分也故人迂老之見  
如此望弗爲異餘不旣陽至後六日槐頓首再拜啟  
外書帕奉賀

宸濠之變半湖先生早料及之謀未成而難作遂以徒  
薪之士與爲焦爛之客及王文成功成先生所以阻逆  
璫而爲社稷計者尤深遠忌者讒之歸老甬上全太史  
所謂有安社稷臣置之疏逃非徒遠之又從下之石者

也此書乃先生家居時賀萬鹿園都督生子者是時都督方寓杭州而新有江右之命故書中并及之且云簡書當不宿朝命不久稽宜卽戒行以攄王事此臣子之大分也廿年林下時已衰老而江湖魏闕每飯不忘如此道光間先生十二世從孫漁珊文字宰關中見此書於同僚解中驚喜下拜出他名蹟易之以歸其族弟一樓孝廉先生耳孫也鄭重遺澤裝潢爲長卷而屬余識其由來先生故宅在舊廣德湖之樓下陳村今一樓尙世其居相隔四百年遺墨之流落人間者歷五千里返故土而仍入其子孫之手是殆非偶然者矣先生功業文章前輩已有定論顧無稱先生書法者此卷隨意揮寫殊不減前明諸大家余旣得見先生墨蹟又從一樓鈔先生所著聞見漫錄爲一樓幸亦自幸於鄉先輩有緣耳漫錄猶明刻本一樓客滬上得之同治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再跋 庚午

此書賀都督生子拜官不著何年書尾但稱陽至後六日而已考萬氏譜都督以嘉靖壬辰起江西司閩則此書當作於壬辰乃都督二子竝生辛卯在拜江西命之前一年不應鄉里故人遲至明年十一月始聞其生子

也且書中旣言恭喜弄璋又言諭嬪侍又將就館是所賀者適子之生而庶子尙在母腹乃疑齋縣簿謙甫實爲純齋參將達甫之庶兄書言又不應顛倒之也然則此書始非魯鼎耶然明史及省府縣志與一切傳記中都督傳無言其曾官江右者都督由南京大教場坐營告病歸旣而起江西司闕以病不赴故諸家皆不之及也二子之生相先後卽在起官江右時亦非詳考家牒無能知者且此書雖陳詞不多而其文字與其印信楮墨皆萬萬無僞理而有不合者何耶蓋都督旣寓杭州故鄉婚友時通音問嫡配方恭人與姬人竝有身書疏中蓋嘗及之至是聞其生一子而以重江之隔誤旁生爲正出固情在理中者也江西司闕譜書壬辰或此命不於辛卯里中早得聞知而公牘則明春始達譜據捧繳之年遂以爲壬辰近時除授職官奉文得耗有相距至年餘者由今視昔尤事理之常不足怪也然則此書之作實嘉靖十年辛卯歲十一月參將猶未生矣參將生辛卯十二月二十二日余重愛先生手蹟旣爲一樓跋之又恐滋惑博雅之士故復考究而詳言之非好爲是瑣瑣也同治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丙夜書

跋朱竹垞檢討墨蹟

甲子

朱竹垞檢討手書憫忠寺舍利碑跋爲吾友陳樹珊駕

部所藏者檢討不以書名而行墨之闕自合古法良由多讀書多見古金石刻所致耳此書作於康熙二十四年檢討年五十七余舊藏其贈吾鄉鄭寒村太守詩墨蹟於時檢討年七十九矣歛斜飛動幾入神品始知學與年進非可強也草堂一炬詩墨已歸天上僅有石刻在灌浦鄭氏而此書雖經亂離儼然無恙可喜亦可幸也

題鄭寒村詩札

戊辰

寒村先生墨跡在吾鄉者多晚年病風後左手書少年筆墨不數數觀矣前余藏先生右手書行草大幅極佳劫火失之今得此詩札雖帑滄墨敗亦慰情聊勝無也主老道兄者餘姚黃主一百家黎洲先生之子札中所云叱名先生前先生卽黎洲蓋是時寒村與主一同讀書山寺檢寒村集當可得其時地噫此札寥寥數行而證人社中諸前輩學問之勤友朋之樂皆可想見百餘年來風流闕寂題識遺札爲之浩歎

又題寒村山樹圖

戊辰

溪上鄭高州寒村先生晚年苦半肢風自名爲風字曰半人以左手作書畫古致錯落書氣盎然對此自覺有靜澹閒遠之意同治七年閏月余得之其裔孫杏卿明

經付裝工重裝之

題查宮詹臨米南宮書

丁卯

吾姻鄭蓮卿觀察好蓄古書畫或介疑似不能決輒求  
余鑒定之一日示余數種余愛宮詹此幅蓮卿卽購以  
贈余姿媚有骨力雖臨南宮而實參之以東坡者視諸  
帖中所刻宮詹書蹊徑稍別秀勁則過之也向余藏宮  
詹阿彌陀經小楷冊子頗自寶貴嘉興馮勺園先生屢  
索借觀亦祕不肯出劫後失之今猶惋歎余所得宋元  
以來名蹟雖不甚富而贗鼎則少兩遭喪亂一罹祝回  
子靡遺矣顧念雲烟過眼古人恆事但使收吾物者亦  
知愛惜則人遺之人得之正復何憾蓮卿雅知此意故  
不惜割愛見贈而余猶戀戀前冊殊自媿其未達也同  
治六年六月十六夕記

題王太僕書幅

丁卯

王太僕秋楂先生書郭景純游仙詩四幅一幅書癸未  
十一月三日一幅書安瀾世叔鑒政癸未爲道光三年  
安瀾者吾友鎮海倪芑生公子之父總戎諱起蛟字也  
總戎以道光初官海壇鎮會高麗人飄入閩海總戎衛  
送出竟其人贈以國中上用紙十餘幅總戎寄歸家中  
時先生方以孝廉里居訪芑生見之稱賞剖一紙爲四

幅書之而去無何總戎卒於官芭生不忍裝挂什襲篋  
衍今年三月芭生歿遺命以此書貽余七月十日其婿  
陳杏船孝廉攜至草堂道光甲辰先生由粵西入都會  
爲余書小幅是歲年已六十有三蒼老則過此若結構  
圓勁精力彌滿似稍遜此中年作矣後六年先生遂以  
粵賊之變死節龍州方粵賊之始謀不軌也先生謀知  
之力擒其魁洪秀全與其黨五百餘人將誅之而大吏  
必不可僅斬李嘉耀等數十人而悉縱其餘秀全既歸  
揭竿遽起潢池赤子浸成大憝咆哮蔓延至十餘年之  
久而後乃平之嗚呼世第知先生之忠而不知其知與  
勇乃至身獻曲突徙薪之策而卒與爲焦頭爛額之上  
客是又可哀已先生書名滿天下居官甚廉每貧甚則  
書數紙付質庫易錢米而余所以珍重此四幅者固不  
惟其書也而況又重以吾故人生死之交情也乎同治  
六年丁卯七月十一夕記

題羅兩峯畫達摩像 丁卯

揚州羅兩峯所畫達摩像同治甲子余得之鄭杏卿明  
經者袁子才紀文達諸人稱兩峯目能見鬼善畫鬼今  
其畫佛亦神品如此余嘗見方于魯墨譜初雕本中撫  
達摩像極工此與相彷彿而狀無俗塵則遠勝之昔吾

友樓月潭太守晚而好畫尤善鑒別古畫一日來草堂  
余出示此畫甫展軸見樹葉卽驚歎曰此必高手展視  
旣終不覺下拜因謂陳魚門刺史近從杭州人得金冬  
心畫佛與此眞兩美哉余曰固也狀貌衣服旣與此工  
力悉敵寫重巖滂然出雲氣與此畫樹根枝葉亦異曲  
同工兩峯本冬心弟子宜乎竝妙然冬心所畫雖不能  
舉其名品要是深山窮谷中入定高僧則豈有山中枯  
坐無歲月而其髮乃如新髻者揆諸事理不及此畫之  
毫髮無遺憾然則此畫爲青冰矣月潭撫掌曰此格物  
入微之論也因題此畫憶與亡友論列之語并記之同  
治六年七月廿四夕

題俞石年花卉小幅 丁卯

此海甯州俞石年

承德

所作也爲秋海棠玉簪翦秋羅

三種悉娟秀有生意先是吾友慈谿虞意琴

振璜

工繪

事客春明時所交多畫家道光丁未四月余下第將歸  
買都中冷金箋付意琴屬轉乞諸君意不欲重煩諸君

故裁箋爲小幅但屬寫花卉而已久之以五幅寄至一

年家吳縣潘星齋

曾瑩

一年家子烏程鈕叔裳

承箴

一

慈谿洪樂吾

觀

一石年一意琴自畫也他日及門象山

史嬾仙

錦標

來草堂見之稱歎謂隨意揮寫竝皆佳妙

乞一紙去亦爲余畫之於是共得六小幅或著色或墨筆多草本小花而種類無重複者同治癸亥十一月草

堂焚如凡古今人書畫之在壁上者孫月峯張瑞圖皆

書條幅 瑞圖所書頗佳然余惡其人雖失之亦不甚惜也 王漁洋五言小聯鄭寒村行書

大劉石庵七言聯錢魯斯小行書橫幅張芭堂七言飛白聯及余所

求諸前輩年好之書邊壽民之蘆雁大直幅奚鐵生之松

萱大方幅無名氏之洛神小直幅上有鄭簡香小楷書洛神賦及吾友李梅

卿維賂條幅之梅花梅卿遠官定州畫此爲別與前所述諸君之畫

皆爲人劫去倉黃攘奪中有小幅落汙泥拾視之石年

此畫也鄭重故劍命壽兒使工人重裝稍寬邊幅并記

吾故有如此昔放翁以燼餘東坡集爲焦尾本今吾此

幅亦可謂之焦尾畫矣丁卯七月二十四日記時幅中

所畫三花皆盛開庭中

題奚鐵生松萱圖 已未

奚鐵生圖畫名天下俗師贗本幾滿都市此松萱圖爲

慈谿鄭三雲司馬作之以壽其母七十蒼老而娟秀窈

窕而深遠名下信無虛也題詩一律亦不俗書法則全

學涪翁者昔歲道光庚戌余歸自京師將以明年爲母

太夫人稱六十慶念時賢書畫或易觀欲求古人筆墨

若斯圖者獻堂上而不可得而是歲季冬遽遭終堂之

若斯圖者獻堂上而不可得而是歲季冬遽遭終堂之

感矣今歲感豐已未忽得斯圖讀畫誦詩頓觸舊念蓋  
太夫人之棄諸孤於是十年羨前人之得意悲吾生之  
愴懷重裝而題其上乃所以誌風木之深痛也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三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三

九

歐陽文忠公集卷三十三

與劉清平甫書

...

...

...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四

鄞 徐時棟柳泉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題跋三

跋熹平石經存字

辛未

尙書殘石二段洪範全字七十八半字十其與今異文者湮洪水作伊鴻水汨陳作曰陳又用作艾用無偏無黨無皆作毋三德上無六字凶于而國上有而字吾師馮勺園先生作漢石經考引隸釋謂涇朋作涇蜀今按拓本實作涇朋朋字雖泐而模範具在洪氏誤也君奭全字十半字四異文惟終出于不祥之終作道耳隸釋謂祥作詳金石萃編摹字形亦作詳然諦視拓本旁示但存二畫二畫上有泐形似一小畫實非言旁也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四

一

二

魯詩殘石二段魏風全字七十一半字九異文維是褊心維作惟爲刺刺作刺漣猗猗作兮不穉作不齋坎坎之坎作欲我黍作我柔貫女作宦女唐風全字二十半字四異文山有樞作山有蘆釋文云樞本或作蘆烏侯反莖也何不日作胡不日隸釋所載魯詩亦祇此二段而有百七十三字是時上下左右較今寬廣耳其云誰知之上無其字蓋其所見本誰上尙有之字至父曰嗟

句於父口中閒注云闕一字毛無則拓本具在父曰二字明明接連何嘗與毛異耶

三

儀禮殘石二段大射儀全字三十四半字五聘禮全字二十五半字五皆與今本同惟聘禮授上介幣之授作受耳勺園師校漢石經多據隸釋而聘禮一段爲隸釋所無故石經考中不及受字異文

四

公羊隱四年傳殘石一段全字一十五半字五按隸釋無此段而存他傳二百七十五字今則僅此十餘字矣

然雖僅此而相其行款可知漢時傳文實不與經文相連蓋經文別寫在前故隋書經籍志一字石經有春秋一卷公羊傳九卷前輩或遂謂無春秋正經者非也又按姚令威寬西溪叢語及方仁宅甸石經考皆云尚書論語與今多不合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無異

五

論語殘石二段微子篇全字一百六十四半字十一異文父母之邦邦作國何德之衰德上有而字衰下有也字可諫可追下皆有也字執輿者爲誰輿作車誰下有

于字是也曰是知津矣無也曰二字辟世作避世覆而不輟作覆不輟行以告無行字夫子憮然無夫字植其杖而芸植作置芸作耘其廢之下有也字欲潔潔作絜其斯而已矣作其斯以乎以字今本左旁稍模糊洪氏所見本蓋甚明夷逸逸作佚堯曰篇全字三十七半字七異文無以萬方無作毋罪在朕躬無罪字寬則得眾下無信則民任焉五字

六

論語後跋殘石二段共三行據隸釋所載有四行第一行凡廿篇萬五千七百一闕一字賈諸賈之哉包周闕四

烟岫樓文集卷三十四

三

字蓋肆乎其肆也二十二字今僅存肆也二字之半第

二行周闕下曰言闕一字而在於蕭牆之內蓋毛包周無於

十六字今存蕭至無九字上於字存右半下於字僅存其上左耳第三行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孫表十

三字今立字稍泐郎字左下已闕中字以下皆無第四行工陳興刻四字今全失之按後漢書稱中郎自書此

碑而先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磾張馴韓說單颺等正定

經字無所謂左立孫表者今碑有此二人姓名又洪氏

所見公羊末有趙陔劉宏張交蘇陵傅楨等姓名或同

書字或同校文雖不可考而其人皆爲范曄所闕略則

顯然也至東觀餘論記此跋云詔書與博士臣左右郎中臣書上此或黃長睿所見本較多於洪氏或黃氏誤釋碑文以立爲右以孫表爲書上今不得而知也又蓋毛餘論作蓋毛三家論語注在宋時已絕不傳遂至不能確知其姓氏又可慨也

七

右書詩儀禮各一段公羊傳一段論語四段皆錢泳所摹刻漢石經殘字也不知何時何人雙鉤本而泳刻之金石萃編載有泳跋此本無有然爲錢刻無疑合之翁刻尚書一段論語二段熹平四年石經之存於今者如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四

四

斯而已矣中郎正定經文既與今本多同異又魯詩有章句論語有後跋

洪氏所見詩碑又有齊韓字公羊碑又有顏氏異同諸說皆與論語跋同

皆增多於經文之外者是其當日所書不知凡幾十萬字盛典大觀不久卽燬可惜也唐初收聚殘碑十不存一至宋人胡尚書

宗愈

重刻於錦官西樓已祇四千二

百七十餘字金石錄亦云今所有者才數千字而隸釋所載及其刻之會稽蓬萊閣者又祇二千一百十九字久而益少事理之常無惑乎存於今者之僅僅六百七十餘字也然今存雖少以視明人及國初人所見者轉多五倍有奇

庚子銷夏記金石文字字記皆云存百餘字

則豈非

累朝稽古右文諸儒皆知崇尚漢學搜羅剗剔不遺餘力之故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神物呵護應運而出焉知他日不更多於今日耶歎息轉爲幾幸不覺跂予望之

八

尙書盤庚篇殘石一段全字二十七半字三異文不其或稽稽作迪自怒作自怨予不作予不宗降弗祥作興降不永嗚呼作於戲盤庚之盤作般

九

論語殘石一段爲政篇全字五十半字十五異文無違作毋違人焉廋哉第二句無哉字孝乎惟孝乎作子堯曰篇全字二十六半字五異文簡在帝心簡作簡

十

右尙書一段論語一段皆翁氏方綱所摹刻漢石經殘字也翁摹出錢唐黃易所藏宋拓本相傳卽熹平原刻謝氏啟昆王氏昶皆嘗見之其後翁氏得金匱錢氏摹本乃復與此三段合刻之南昌學中而此刻堯曰篇與錢刻堯曰篇適是同石而分裂者遂併一段爲一段其摹本則余未之見也此刻經張芑堂鐵筆修改故頗精工然轉不敵錢刻十一段之古何也蓋二溪皆好古工

分隸覃溪之博雅遠非棗溪所敢望而棗溪臨摹漢隸  
幾可得其形似亦非覃溪所能及况棗溪自能運刀鑄  
刻士大夫雖或能之亦必無暇及此而棗溪則專藉此  
技遊王公閒巧者不過習者之門此翁刻之所以不如  
錢刻者也

十一

錢棗溪翁覃溪刻石經皆有跋語皆計存字若干吾本  
卽兩溪所刻也而核其所計字數往往不同今吾分全  
半計之以完好及稍泐而明明可識者爲全字但存一  
二筆至半筆及雖存大半而非經文不能必其何字者

爲半字尙書全字一百一十五半字十七魯詩全字一  
百一半字十三儀禮全字五十九半字十公羊傳全字  
十五半字五論語全字二百七十七半字三十八又後  
跋全字十八半字四凡全者五百八十五字半者八十  
七字總凡合全半計之得六百七十二字較之洪文惠  
所刻者僅二之一而以視唐初魏鄭公收聚殘碑字數  
則相去不遠矣鄭公所收字數婁氏字原載之尙書一  
百三十九字魯詩一百四十字儀禮一百四十一字公  
羊一百四十二字論語一百四十三字蓋凡七百五字

云

范書靈帝紀及儒林宦者二傳皆稱五經蔡邕張馴二傳皆稱六經而不言何經章懷注引楊龍驤洛陽記云是尙書周易公羊傳禮記論語勺園師謂東漢時禮記未立學官不應取以書丹盧植傳雖有攷禮記得失刊正碑文之奏而未經允行卽有南夷之叛洛陽記所謂禮記十五碑悉崩壞者無徵不信之說也余謂今所見殘碑絕無禮記或係悉燬之故然明有魯詩儀禮而洛陽記悉數四十六碑之目而不及此二經則其說不攻自破矣隋書經籍志載一字石經之目周易一卷尙書

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一卷公羊傳九卷論語一卷蓋當時摹本尙存語亦與今所見殘碑合是可信也至范史又稱六經隋志稱七經勺園師皆非之愚謂皆是也當時立經博士稱五經博士故五經者總名也益之以論語則爲六經此蔡張二傳之所以又稱六經也而春秋經與公羊傳各自爲碑則七經矣此隋志之所以稱七經也

後漢儒林傳序誤稱石經爲古文篆隸三體於是仍謬襲舛皆以魏三體爲漢碑反以漢一字爲魏碑自趙氏

明誠金石錄洪氏适隸釋張氏續石經考胡氏三省通  
鑑注以至朱氏彝尊經義考顧氏藹吉隸辨皆厯厯辨  
正之斷以一字爲漢其說確不可易乃諸君迴護范失  
張氏謂邕或以三體參校其文顧氏謂儒林傳序或劉  
昭所妄改殊不知正定五經一事也邕傳旣明謂出自  
邕意而宦者傳又謂李巡所奏請兩歧如此焉保三體  
之必不錯誤况范曄本多妄語者耶至萬季野謂漢魏  
竝立三字石經王蘭泉又謂漢經三體各自爲碑不似  
魏三體之連寫夫果漢魏竝是三體則今所見一字殘  
碑是何代物耶漢三體各自爲碑則自宋至今斷石之

出洛陽土中者何爲但見隸碑而絕不聞有古篆二碑  
一字耶是皆強作調停而造爲無據之臆說者也夫謂  
後人但考殘碑搨本不如前人目睹原碑爲可信

萬氏語

其言似矣然而同出目見而其說互異同出一人之口  
而其說又互異則將何說解之况果見殘碑搨本卽一  
斑可知全豹豈與目見異哉水經注謂漢碑上悉刻蔡  
邕等名今所見雖無邕名而東觀餘論及隸釋所載公  
羊碑後明有與邕同正定六經之堂谿典馬日磾諸姓  
名卽此一端而餘證可勿論也且吾更有一言可以確  
鑿證明之者魏初古文出鄆邯子叔至正始中立三字

石經已失其法不得已而因科斗之名遂效科斗之形以當古文事見晉書衛恆傳中必無憑空捏造之理浸

假漢碑果有古文一體則漢靈帝光和六年癸亥

水經注謂

光和六年立碑魏正始中又刻古篆隸三字石經

至魏初庚子不過三十八年

至廢帝正始元年庚申亦不過五十八年爲時甚近漢碑必當無恙卽或遭董賊之亂碑多燬失摹本亦必有存者以赫然負重名之蔡中郎古文具在子叔何得以古文擅名魏初卽謂子叔別出新意與中郎不同而正始刻三體碑時已失其法碑上自年月銜名外經文纖悉與漢碑同則何不直用中郎法書石而乃效科斗之形作此陋舉以貽笑柄耶由是言之漢碑之非三體無古文而儒林傳序爲誤說斷無疑

十四

論語殘碑合錢翁兩刻凡四段與今本異者十四字多於今本者六字少於今本者十三字存字不滿三百而異同多寡至什一有奇後人見皇疏集解經文偶與邢本不同輒以爲怪若得見漢人全碑正不知可怪者凡幾因念講學家咀嚼經文敷衍神理雖語助虛字亦如天生鐵鑄必不可增損移換偶以古本語之悍然不信又必盛氣排斥如關異端思之真可笑也或謂漢人寫

經或未必無偶誤余謂不然寫經文既與寫他文輕重  
迥異且當時所以寫此碑者正以經籍多謬俗儒從而  
穿鑿之甚有賂改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者乃始詔  
諸儒正定文字刻碑立太學門外鄭重如此豈容稍有  
錯謬疑誤後學耶又且立碑之後觀視摹寫車乘日千  
餘兩填塞街陌自是經定爭者用息若其中尚有偶誤  
能盡掩天下學者口目人人取正之耶觀論語後殘跋  
賈諸賈之哉包周云云而在於蕭牆之內盍毛包周無  
於云云是必詳審經文知賈諸賈之哉當作賈而包周  
本作沾蕭牆上必不可無於字而四家本無之乃既刊  
定經文隸釋所載經文亦無賈諸等句而尙有在蕭牆句有於字又於跋中詳明其  
義以曉學者跋中蓋必有所以正定之語其他異同亦  
必詳悉具載而惜乎其盡闕也然當時詳慎至於如此  
而後來仍若未見行遠傳久刊石不如鏤板當時尙不  
知此法以致古大儒所定經文今偶見之目爲怪異是  
則深可痛惜者也

十五

諸書言碑數紛紛歧出莫古於楊記之四十六枚而經  
目尙有錯誤碑數庸可信耶此固非後人所能據一書  
臆斷之者至其引朱超石與兄書所謂石經文都似碑

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者必當親見講堂中物而後言之然但言高廣不言碑中行列今吾以今本經文核計殘碑尙書儀禮論語每行蓋七十四字魯詩蓋七十二字公羊傳較多蓋每行八十五字雖其文增損與今本或不同然亦約略不遠矣而以今匠尺度碑字每字高八分半有奇橫廣如高之數稍強而不及九分以七十四字爲一行計之碑高當六尺二三寸以八十五字計之當七尺二三寸而宋云高一丈許者或并碑額計之耶抑或漢尺縮於今尺什二三耶是亦非今日之所能臆定者矣近儒多摹漢尺然以吾所見兩合之必不能絲毫不爽也

十六

右二刻皆以同治甲子得之不知出自何故家記自二老閣而鄭杏卿云無之已巳八月始裝爲屏幅懸諸座右以便覽觀既校經文考其同異復證諸說定其漢魏先後跋語悉錄幅中至十餘則之多摹刻雖自近代而其源實本鴻都是可寶也且如書盤庚之不其或迪自怨曷瘳君奭之其道出於不祥詩碩鼠之三歲宦女論語爲政篇之母違及孝于惟孝微子篇楚歌之多一而字三也字子路以告無行字皆較今本爲長又堯曰章

無信則民任焉五字而皇侃本及高麗足利本亦並無  
此句又可知古本實無此五字今本乃因陽貨篇誤衍  
者僅僅六百餘字而足資經學考證如此然則所以寶  
貴之者豈特以中郎遺蹟哉珍重殘經不覺屢言之詳  
言之如此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四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五

鄞 徐時棟柳泉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題跋四

跋舊搨虞恭公温彦博碑 原碑全文附 辛未

同治九年八月武林帖賈以此本來草堂其字似較多  
吾劫前舊藏本其書亦似較勝他歐書用二十千錢買  
之寶之而不以為奇寶也既而翻閱諸家題識乃知此  
碑殘闕已久少者或僅三四百字多者亦祇得千字耳  
又既而念近世碑帖家無過王蘭泉乃檢視金石萃編  
自稱視諸家本為最多而所錄全文僅得九百九十二  
字又誤字十唐碑莫備於全唐文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五

一

內府祕本當迥異士庶而所錄全文僅得一千三百八  
十字又誤字二十二還視此本則碑文實二千六百五  
十七字此本泐者八十一 中一字唐文萃編各有各誤  
又中三字似推七乘未敢確  
定存者二千五百七十六又衍字一 語詳所錄原文  
報字下按語 合  
之碑題十八字 唐文萃  
編同 撰書人銜名三十四字 萃編全  
闕唐文  
未詳總凡存二千六百二十九字視唐文將倍之視萃編  
幾將再倍之於是驚喜過望既使吾不得不詫為奇寶  
而又竊竊自訝何以一千年來賞鑒家累數千百無不  
恨其殘闕而至今日而尚有完好者如此

天上之本固已超絕人閒萬萬諸家說此碑字數從未有多如全唐文者何以草茅下士乃更於不意中得見

先朝儒臣所未見之者如此耶

二

萃編全例凡搨本闕字別見他書者則以小字旁注之今此碑旁注但有開裕義洽四字是四字而外餘所闕一千六百餘字更無可考可知也至唐文以文爲主金石刻本存亡全闕不問也今其所錄出萃編外者不及四百字餘悉注闕是亦必更無可考可知也然則吾此本非特率更之書爲世所未見卽憲公之文亦絕無而僅有者矣恨此閒無鉤勒佳手不能重刻碑本不得已而思其次全錄岑文附之鄙集題跋卷中以與好古之士共賞之

三

王籛林跋此碑一舊本謂生平所見宋搨第一本而僅僅七百許字今此本幾多至三倍豈眞唐五代搨本耶旣無題跋亦無藏家印信紙墨極古舊而裝裱極新心甚怪之吾友陳子相曰不足怪也是必全碑爲故家所藏什襲包固不輕示人人亦不得見之封鐫篋笥傳之子孫其子孫或謹守不敢裝褫或愚魯漫不省視至粵

寇猖獗十餘年海內名蹟無不星散此碑遂輾轉入帖  
賈手中帖賈不知其爲異寶也視同常碑漫取而翦裁  
之而裝裱之以貨諸人而吾子適遇之檢校考覈而後  
知爲千年來罕覩之本蓋此帖至是始出頭地吾旣爲  
吾子幸又將爲此帖慶也余笑應之曰其然

四

翁覃谿跋其藏本云略可辨者尙將近千字又云幸存  
率更銜名又云在今日卽可謂之全本遂以舊搨全本  
自題其籤而不知世閒尙有真全本在是亦可謂之夜  
郎自大者矣乃其他日又云使人至陝西精搨全幅計

摹得二千八十六字則妄語也近世金石之學無過趙  
子函子函親往碑下明云不可復搨豈更後二百年乃  
反能幾得其全文耶又云題下辨出中書侍郎江陵縣  
開國子岑文本撰渤海縣男歐陽詢書而不知吾本乃  
是中書侍郎吏部尙書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岑文本  
製銀青光祿大夫渤海男歐陽詢書兩銜皆與之絕異  
吾本萬萬無僞理然則翁說非僞造耶此碑之爲歐書  
無不知者其知爲岑文本撰者據趙氏金石錄也云中  
書侍郎江陵縣開國子者據新唐書岑憲公本傳也憲  
公官中書侍郎時兼吏尙加封南陽公新書不載遂不

得而知之也彼意天下斷無全碑不妨張大言之而不知今日尚有真全本之入吾手也然則其所云摹得二千八十六字者尚可信耶

五

此本雖裝本而黏連痕跡向日映視之了了可辨碑題

一行撰書人銜名蓋二行蓋者疑詞撰書各一行本無可疑而萃編云二行吾本無

是裝本故疑而蓋之碑文三十五行萃編謂自碑題外首闕三行

當是撰書篆額人銜名者誤吾本具有撰書人無篆額人也又計全碑謂三十六行者更誤若二十六行去首三行碑文當三十三行吾本具在碑序實三十一行

烟岫樓文集卷三十五

四

碑銘實四行也每行七十七字萃編同此本搨時分作二

截上截三十九字下截三十八字而裝冊者裁翦接合

審視不精第十八至廿六九行皆誤倒其上下又碑上刻有縱橫絲格凡接合處依格裝之上下左右本不至有欹斜與過高過下之弊而裝之者拙工也廢棄繩墨率意連綴甚至摺疊波磔覆蓋旁行每一展視恨恨無

已然其裝潢才數年糊氣未脫沸湯沃之固可掣揭而年遠紙脆必致損傷且古帖書畫忌多裱背愈裱則神氣愈失也因念天下無十分美滿之事公子荆三苟夫子以爲善居室今幸獲此希世之珍苟可以賞鑒可以

臨摹斯已耳必使之毫無缺憾不轉爲多事耶至誤倒  
九行余並以泥銀旁注帖中讀者亦不至茫無句讀也

六

此本裝池極惡然遇碑中泐字雖不存一筆亦全裝入  
冊中正與安世鳳墨林快事所云截去壞字彙爲行茫  
不知所闕處者相反是可喜也其空格亦仍之惟高祖  
原空三格而以高字在行末加空一格皇上原空二格  
而僅空一格昭陵原空一格而失之凡此皆吾校之萃  
編又映視帖中接縫而知之者也

七

烟岫樓文集卷三十五

五

吾前計碑行謂當三十八行而以萃編全碑三十六行  
及碑題外首闕三行之說爲誤及見翁跋云自陝西搨  
全碑凡三十六行又云第一行題下辨出撰書人銜名  
云云然則蘭泉所云碑題外首闕三行者真是妄說其  
云全碑三十六行蓋未誤也碑序及銘實共三十五行  
而撰書人名卽併入題下爲一行是其三十六行也吾  
本係裝本題與撰書人名爲三行爲一行此必不能武  
斷者覃谿所摹之字雖妄其大段應不謬耳特蘭泉旣  
知全碑三十六行行七十七字爰依碑式盡錄其文泐  
者皆爲方空而吾數其所錄文與方空以一行七十七

字計之碑文實得三十五行而復云題外闕泐三行然則全碑當三十九行耶

八

此本岑銜署中書侍郎吏部尚書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而唐書本傳但云授文本侍郎專典機要封江陵縣子始以爲進封南陽史偶闕文不足怪也及見太宗祭比干文搨本文後岑銜乃是中書令江陵縣開國子則大可怪按太宗貞觀十九年二月伐高麗道經江南遣官祭比干諸臣請以祭文刻石樹碑上允其請是時文本方從征故與名奏請諸臣之列其年六月文本卽薨

於幽州然則文本旣官中書令至於將薨尙只江陵縣子而當官中書侍郎時乃反有南陽郡公之封耶故曰大可怪也雖然古事固有難言者卽如恭公封爵碑但言其後封虞公而當初降高宗時官不過長史乃封西河郡公此封碑不之及而明載本傳中亦不可解也又考舊唐職官志云封爵武德時惟有公侯伯子男貞觀十一年加開國之稱開國郡公正第二品開國縣公從第二品開國侯從第三品開國伯正第四品開國子正第五品開國男從第五品憲公著此文在貞觀十六年以後銜稱開國與新定之制相符而唐六典云中書侍

郎正四品上卽吏部尙書亦是正三品何爲封正二品之開國郡公耶若以史傳及祭祀干文爲可信則開國子乃正五品封階何爲以三品之中書令而降封五品耶史學荒陋實不能定其是非可愧也至其官勳此題上柱國而或云見一本是上護軍者則顯然僞謬上柱國柱國是文勳上護軍護軍是武勳並詳兩唐書中書侍郎非武職何爲授之武勳耶

九

碑文與史合者史稱大雅與弟彥博大有皆知名薛道衡歎曰三人皆卿相才又稱彥博兄弟三人少爲太子

洗馬李綱所器碑云當朝碩望士如薛道衡太子洗馬李綱並下堂見禮例雁定交而遂相稱莫逆是也史稱開皇末對策高第授文林郎直內史省碑云留心義化處衡岳則奏疏章輔善讜言坐宣室而悅道誼卽指對策又云乃授通事舍人卽指直內史省按隋制通事舍人隸內史省後改爲謁者臺掌受詔勞問出使持節等事故碑又云每至文武在列華裔近庭對越於青蒲之地歛抑於丹墀之所又云大業之始以親喪去官嗣以奪情起復舊職詔公銜命蕃境申明臣節是皆通事舍人職掌事也史稱隋亂幽州總管羅藝引爲司馬藝以

州降彥博與有謀授總管府長史碑於降唐一事詞頗  
隱約但云屬天地橫潰華戎叛蕩我高祖定四方而出  
震乘六龍而御天迺以公能扶危拯難特授總管府長  
史是也史稱召入爲中書舍人遷侍郎碑云徵爲中書  
舍人遷中書侍郎是也史稱突厥入寇彥博以并州道  
行軍長史戰大谷王師敗績被執突厥知近臣數問唐  
兵多少及國虛實彥博不肯對囚陰山苦寒之地碑云  
屬獫狁縱慝疆場受駭乃以公爲行軍長史翦口敵而  
未能謂口口之難施故困留於遼海是也史稱太宗立  
突厥歸款得還授雍州治中尋檢校吏部侍郎碑云皇

上嗣堯亮工繼文治宇威懼龍瀚澤口龜沼而使敵者  
舉被渥澤褒其勁節故嘉躋生說齊召士季而返晉拜  
公爲治中檢校吏部侍郎是也史稱復爲中書侍郎遷  
御史大夫而碑云尋以侍郎再遷御史大夫按碑文云  
尋以侍郎似侍郎卽吏部侍郎而史以爲中書侍郎當  
誤至史稱彥博官吏侍時欲汰擇士類碑文此處頗有  
泐字中有云糾繆爲於大選當卽指汰擇事也史稱檢  
校中書侍郎事貞觀四年遷中書令封虞國公碑云仍  
給事中書侍郎遷中書令又云俄而勳銘衛鼎功紀徐  
陵故進封虞公是也史稱十年遷尙書右僕射碑云斯

旬宣而盡其方伯之職僕射而踰於副相之位是也史  
稱明年卒年六十三以上多本新書碑云以貞觀十一年春奉  
命巡察道出洛陽駐旌口疾又云六月廿日薨於旌陽  
口賢里官第春秋口十有口是也惟卒年舊史云六十  
四新史云六十三而碑中此句適泐二字下一字三四  
五皆可擬上一字筆勢乃實似七字疑不能明也史稱  
贈特進諡曰恭陪葬昭陵碑云遺禮部侍郎令狐德棻  
水部郎中口文紀持節冊贈尚書右僕射上柱國諡曰  
恭公敕令立碑紀德卜塋地於昭陵之側是也

十

碑中旣衍一報字其他如渤海作勃海結轍作結輒陳  
疏作陳疎遠來作遠未漢苑作漢苑不或作不惑邊徼  
作邊激握符作握符洛下作浴下韜鈴作韜鈴大漢作  
大漢枉尋尺作拄尋尺二豎作二豎昔者作著者陪列  
作倍列獨飭作獨飾述遭作述遭定策作定菜或結構  
從時尚或文義可通借不盡誤也至如未浴鈴拄著遭  
之屬則爲誤字無疑又如定四方而震震上顯脫出字  
嘉慶生說齊及嘉國而勵堅貞句觀偶語皆當脫去一  
字蓋碑字幾將三千斷不能毫無錯誤況率更此時已  
大年耶而古人作字極自矜重石上書丹卽明知訛謬

必不肯輕易磨改漢唐碑版往往如此其意以爲吾書  
在天下後世知者自能識其錯誤亦自能諒之若悠悠  
之口雖嘗我紕繆無傷也又碑中語及朝廷皆空格不  
跳行高祖空三格皇上空二格闕庭聖朝等並空一格  
與今時擡寫三字二字一字者無異而奉詔啟復舊職  
是敘隋時事詔上不當空格綸詔追平往昔空格當在  
綸上而在詔上是亦未必非誤者乃若華戎叛蕩或謂  
當依唐文作板蕩然叛蕩正通故盪瑕滌或謂滌下當  
脫穢字然故盪瑕滌猶云盪故滌瑕亦自可通也

十一

此碑之妙不可言喻瘦勁秀逸筆筆精到無論翻刻也  
卽晚搨原碑焉有此神氣耶張丈鐵峯謂從未見歐書  
之妙有如此者至昔人論贊此碑不一或謂較皇甫九  
成化度最爲得中或謂與化度並臻至極然諸公所見  
皆是晚搨惜未得見吾此本耳吾所見皇甫化度皆是  
尋常本惟醴泉銘吾嘗蓄舊搨者亦迥與常本有骨無  
肉者不同整鍊腴媚時時作八分筆意大抵九成肥勁  
此碑瘦挺兩碑不甚相類而其爲正書極則則同也此  
本在今日爲最初本而在當時已不知搨至幾千百紙  
故全泐之字八十有餘模糊僅可辨識者亦將及二百

其他或困於氈椎致筆畫肥拙者亦復不少而至其毫髮不變宛如初搨之處則眞令人手舞足蹈終日對坐愛惜把翫不忍掩置之也吾嘗謂論古人書不見初搨不知其字之妙不見墨蹟不知其字之神率更墨蹟今時必不可見而徒以硬敲累萬翻刻累次全失本來之拓本評騭其優拙古人有知不將以爲冤獄耶

唐故特進尚書右僕射上柱國震恭公温公碑

中書侍郎吏部尚書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岑文

本製

銀青光祿大夫勃海男歐陽詢書此上一二行金石萃編全闕故不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五

十一

知撰人名但從前人跋語知書人爲歐陽詢而已若全唐文例不錄撰書人銜名而入之岑文本文中似所據本有此二行然碑中岑銜明題南陽郡公而唐文文本小傳僅據新唐史傳稱封江陵縣子則首二行疑亦已泐其知爲岑撰者或本之趙明誠金石錄耳

昔者帝嬀升厯凡變體九官奮其庸有周誕命六卿

揚其職國國字編闕○後凡云編者金石萃編也云文者全唐文也鈞揔於於字編闕

公相贊贊字文闕乎二輔樞密輔至密三字文闕歸於臺

閣閣字文闕成乎百百文誤雖官官文誤雖漉漉碑从水雅推被於宋

寶勳庸特銘於鍾鼎是以功高魏趙治比高侯此煬

帝帝至煬二十五字文闕帝載其其字文闕盛其盛二字編闕德建

武嘉其卓操武至操五字文闕也若夫昴宿麗天感

建建至操六字編闕

其靈者人傑嵩嶽鎮地降其神者國編闕楨叶牧牧字

文闕夢叶至夢二於龍彫作碑泐器影至器三於舟編闕

楫其資資字也超超字庸影至庸十器字編闕於陶窳而至

而四字 其操操字也堅貞心於金石此又堅至又八

豈靈譽哉抑功無虛至無六字文闕於復加也加也

文闕美加至矣三公太太字原祁祁字文人諱彥博字

大諱至大四字文闕歸系姬文之遠胄派唐井之遙

源食邑河内世功開其緒著姓姓字晉陽世世字文

德派派字其祚祚字文雖曰安國名震於寰中而寔

持世之大日至大四字文闕義獨箕獨箕二於天天字下世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五

十一

世文誤晉曰至世之勳烈未未字真著著字於衆字

碑泐泐字蓋蓋字猶培塿培塿二之望岱

華潢汙岱至汙四之讓河海讓至海三字文闕祖裕

魏太中大夫言為准的行成表綴廊廟翹首首字摺

紳結輒輒字仿仿字公輒至公三林叔編而比德頴

頴頴字思行行字而並馳風追赤帝使重皇華隨贈並

贈贈十二司馬碑空皇朝而至朝二十贈魏魏字州刺

史聚螢勵聚至勵三學夢鳥成成八字編闕文至

冠海中望隆日望至日三下孔門名至門十密子聲

華聲華一字文闕子不顯於當時穎川陳君哀榮無

聞聞文於異代能兼之者不亦優優字乎公建建字

竝竝兩儀之功助垂功至垂三百世世字文闕之至

懿德窮節德至節四字文闕義以明之敦禮讓明至

竝竝闕字文編以行之故能內疚常懷行至懷八外外字防

防防文以自維具耿光碑泐一字遠識自至識七所以

知其其字洋洋焉行至焉二十若洪河之東注巖巘

焉猶華岳之西峙若乃三德六行列聖之所重重字

竝竝也舉唐必踐其必至其三字文闕域陳疎裕略先

賢之所難也報陳至報十一一字文編竝闕○案帖中

全碑無異而於文實衍始疑此字在他處闕泐中為

裝手誤黏於此者既而知為不然碑文每行七十七

字此行自注字至維字凡七十三字加空格一泐文

一字矣且此碑雖泐八十餘字而所泐諸字盡搨之

亦盡裝之別無可以位置報字之處然則當為原碑

衍字恩恩文編竝誤息闕庭建侯疆圉碑泐風

碑泐一字之奇樹闕至樹十雲蛻以達命達命二淪湮者

而能湮至能四字文闕與則則字上上字編編字具具字有有字然

裝帖者誤失然初唐文字高高字編編字竝闕臺凌霄凌霄二

未可臆測或文編誤衍耶編竝闕臺凌霄字文闕

始凌至始三於覆篲長江篲至江三維篲至維四地

肇自洎流是以平津筮仕由賓王王字而佩印文終

終終字編編字闕闕字創業階名名二字文闕階吏而命禮著昭雅禮至

闕闕字編編字闕闕字創業階名名二字文闕階吏而命禮著昭雅禮至

碑空  
一字詔啓復舊職乃以關宏至關十內史用用字于

于文  
誤子時隆令德而依仁當朝碩望士如令至如十薛

禮至薛四十  
三字編關 道衡文文字宗碑泐一字肆衡至肆

闕 宇籠多士太子洗馬李綱直道正辭羽儀海內並

下堂見禮倒屣定文而遂相交至相四稱莫逆遠未

能答莫至答六字文闕定 趙孟之詩近悅能追成季

之勲留心義化孟至處十衡岳則奏奏文疏章輔

善讜言坐疏至坐七宣室而悅道悅道二字文闕孟

闕 詎乃授通事事字舍人陂笏鳳池垂紳鸞閣瓌姿

月舉韶音玉振每至文武在列華裔近近字文庭對

越於青蒲之地陂抑於丹墀之所倍邀龍光於至光

闕 漢苑內之祀內至祀三梓梓文亦即亦即二洪濤

中之砥柱濤至柱五字文闕對以方方字其對對字

方至對三 斯乃碑泐賢賢字碑泐餘慶具碑泐

字之一 慶至一四 隅猗猗字歟雅慶至雅八度在乎

經國大業之始以親喪去官孺慕之感哀毀之極與

夫夫字編關 長孫居碑泐居于一哉碑泐二字存

頭豈其能而典歸嗣以奪情起復舊職豈至職十煬

帝巡歷時九伐逆罪輸轉無時公紀勛書功不惑規

矩邊激甯碑泐從心謚後或斛巡至斛二十斯孫至斯

字編 闕 政出奔高麗既而乘轅南反詔公銜命蕃境申

明臣節陳之以逆順曉曉字文編暢皇威喻皇至諭三字文編竝

闕 之以禍福遂致蠶茲芾亞咸能以碑泐一字心碑泐一字

碑泐 二字 糾察之蓋齡返搗日之戈夷庭去焚巫禍至巫

闕 字編 之刑刑字編闕遂至刑二十七字文闕按唐文

闕 盡有之今刑上之字萃編四百字故萃編所有之字唐文

刑二字為抄手誤脫故遂字至刑字并中泐三字共

得三十字而唐文於福字下注云闕 豈如郭公申禮

空旋於遼郭至遼入海張騫如至騫十攤卽無功於

月氏又以公為東北道招慰大使屬天地橫潰華戎

叛文作蕩碑泐一字羊而牧野郊原起祥之師碑泐一字

費碑泐一字 導碑泐一字無當難之臣我碑空三字高祖

之四方而震乘六龍羊至龍三十八字文闕而御御

文編 竝闕 天憑依依字握乾坤乾坤二字文闕之苻播播文憑

越九字 遷夏商之鼎艾綬銀章弓旌先於髦俊建社

班瑞光寵屬於勳庸庶績績所二字編闕以咸疑羣工然

後就列迺以公能扶危拯難特授搃管府長史轉授

知侍公遷迺而進非忠義之報也哉羣至哉三十雖

連接連接二字文闕搃其方盛碑泐一字 能盛能二字文闕毗其

政咸至政五刑而滅沒不羣豈蹉跎於吳阪清越振

響終特達於章臺徵為中書舍人遷中書侍郎昔周

建選遠迹懷歸一時屏藩胥比事書賢國學鄉校盡

德行道藝之選故昔至故二十其厯政政字則清恣

傳清至傳三美於岐西而岐至而三字文闕中其得

人人字則孝若飛聳於浴文編竝作浴下云誰嗣響

復在茲焉屬獮狁縱慝疆場受編誤馱甘泉迷龍煙

迷至烟三字之火雲衢列象燧衢至燧四之陣碑泐

神武之所前向履蒲於皇陣至皇十碑泐

韜鈴素於至素五懷寔干城實至城三字文闕甘

將將字琴書書字在知御字佇甘瑜瑜字文闕書至

之臣臣字乃以公為行公至行三字文闕軍長史

十萬之師方絕大漢之餌之術必繫單于于字而南

南南字風寒律載載字文闕之弭宏字北揚揚字肆豺狼

之毒衛尉趨竒復設圭碑泐剪碑泐敵而未能

謂碑泐之難施故困留於遼海焉衛至焉二十

至焉三十一字編皇上上字嗣堯亮工亮工二字繼文

治字故盪瑕滌字至滌三字編闕澆俗侔於結繩

叶和萬邦遠夷同於編戶威愾龍瀚澤碑泐一字

旁日字唐文作流沼竇二字文闕龜然尚存左

萃編作浸皆非也沼竇二字編闕寶無俟

於方域也而使敵者舉破渥澤褻其勁節故嘉酈生

說齊治士季而返晉方至晉二十拜公為公為二字治

中侯至中三十撿按吏部侍郎侍字郎尋以待郎再遷

御史大夫以至夫九字文闕侍文闕公望為時宗才稱王

佐鴻翼所漸日文編竝作自 間溪而薄九霄驥旦既馳遊

閻闔編誤而騁騁字千里雖信勇並宿乃碑泐一字斯

靈道碑泐一字術碑泐一字地者碑泐一字存碑泐無辭焉

議誠信至誠十字文闕碑泐四字閣糾繆為

於大為至大三字文闕騁騁字選陳陳字議武陳至武三字編闕

碑泐一字渥洽歸碑泐三字故能歸至能三字爵命

日隆寵祿歲厚猶司馬之四至慈明之十旬乃以碑泐一字

似推字太子右庶子遷御史大夫仍

烟霞樓文集卷三十五 七

給事給事二字中書侍郎遷中書令志矢蹇蹇望重巍

巍建大義志至義十一字文闕遷於廊廟陳諤言於

闡庭在陳至在七字位幾載幾載二字獨寵冠百僚

寵至僚四寵至職五字編闕編闕柄公又霧之故能

出捻糾察入專機管執簡冊以肅周周字編闕行奉絲綸

以光帝業朝夕靖獻出納塵隨會之忱遠迎聞風始

終全蘇武之節豈業至豈二十其猶人歟人歟二字俄

而勲銘而至銘三衛鼎功紀鼎至紀三徐徐文陵陵文

如故進封進封二字文闕帝至震公復公復二字食

邑三千戶德優爵重鎬京之舊制非功不侯中陽之

令典踰七命而兼二善天天文字闕善下以為公之

北征而為至而六佩命南旋以厲節碑泐庸竊錫

其由來者漸命至漸矣斯旬宣而盡其方伯斯至

字文闕為至伯四之職僕射而僕至而三字文闕踰於

於字三十副相之位上圖相至圖五天道如如字斗極相

編闕極之運四時下料人事邁元愷之贊百揆碑空

聖朝欽若前前字典憲章往代懷磻溪而縈夢而三

字文想嘉國而勵堅貞非勵至非四公之磻

磻不屈介介不苟結主知於艱危之際之至際十七

際三十二臨事事字而不懼哉不至哉三觀東道之

烟嵐樓文集卷三十五 十五

通返東至返五字文關事南宮之故實心實心二體

體文謀求故至道勤行而不倦歷選前指仰止而無

怠是以忠允允字文寬裕懷懷字內恭懷至恭三之

溫溫溫溫二靈外著之抑抑謹度習儀自叶異貞之

吉盡忠補過不忘前愆之勤損茲驕盈戒其偏僻夙

夜匪懈外至懈三十七字文關以事一人獻替替字

獻替二之規不忘忘字文於忠忠字恕損益之義皆

出於仁厚違規矩柱柱編闕枉是也蓋通木旁為手

枉尋尺光其家而弗為利社稷安儀儀字編闕堪危

危字其身而危至而四無悔肅肅焉濟濟焉宛若猶

龍之持已仁以立之義以行之更如於菟宛至菟九字文闕

之毀家慎動家至動三字文闕言於公庭即執信義為國柄

於至柄十心悔至心四字文闕之所同必擇善以利物意

之所異不是已而違人闕德義為宮墻巨宮至包三字編闕

禮度為開闢勸度至勸五字文闕人之善行厲人行至人三字文闕

一之清操閑人之邪思規人之匪彝善辭操至辭十三字文闕今

令文而絕絕字文闕毀譽繩愆繩至繆三字文闕而薦德義德義二字編闕

二字位高矣持以持以二字文闕度至度至二字編闕慈慈二字編闕茲茲二字編闕和

文闕祿厚矣治以倫以倫二字文闕和和二字編闕約以孝敬之

道移於括兄行慈惠之心洽於猶子允所謂朝廷之

棟幹家門之橋楚家至楚五字文闕焉以貞觀十一年春奉

碑空命巡察道出春至出七字文闕洛陽駐旌駐旌二字文闕

一字十三字碑泐一字疾疾一字動動一字寄深動至深三字編闕

關碑泐二字恩恩編篤篤文股肱一字陳其

口碑載至碑三字於道路名篤至名十碑泐碑泐二字陳其

方技遶輔德衙報亦留曠旬兩楹之奠既地二豎之

灾乃招特招特二字文闕乃遣銀青光祿大夫行中

書侍郎杜正倫撫視疾體並簡詒謀而公志存忠遺

表陳治道慎忽行至忽二十五字文闕之幾幾字文闕

碑泐盡碑泐二字之德著者碑泐一字卿著至卿三字文闕

大漸無無字文闕著至□碑泐忘於舉能子願啓足

情存於慎敕眇焉千載於斯一揆六月廿廿字文編茲闕

薨於旌陽□碑泐賢里官第旌至第六字春秋□泐

一字似十有□□□□□□□□□□碑泐之字

□碑泐類齊后之之七字文闕十至□碑泐即以其日

□□碑泐於於字□碑泐陵字□□□□碑泐百僚

倍倍字列日至列七字編闕莫不流涕乃疏至乃三詔民部

尚書呂國公唐儉工部侍郎靈義恭護喪行中書侍

郎杜正倫持節吊祭遣杜至遣八禮部侍郎令杜至

編闕狐德菜水部郎中□碑泐文紀持節冊贈尚書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五 二十

右僕射上柱國菜至國十諡曰恭公碑空勅令立勅

立三字 碑紀德卜紀至卜三塋地德至地三十於碑

字昭陵之側并給東園秘器賻贈二千段喪葬所須

並令令字官給予予字文祖送之典墳塋之制咸率

率字 禮度之宜焉夫顯微闡幽義不容辭功高德盛

資度至資十篆籀之鋪揚聲蜚實騰載金石以不朽

是以之之至定十獻忠忠文稷穆字漢室之至室五

之良良字佐良佐二也密陵當陽晉朝之賢輔也雖

復御雲摛思班爾運奇勒銘由其子子字孫表墓資

資字 於寅寮紀亦碑从亦葉之作述叙國楨之挺生

故史冊發乎幽光而論寅至論二十三字文闕其至

字 詔追乎追乎二字文闕往載不其偉歟武湯一追至一十

德垂之百百字編闕代其詞曰

藹藹高門世膺顯命堂堂盛德家聲餘慶抗節飛英

扶危流詠軒蓋接聯聯字文闕珪璋輝輝字文闕映操凌張裔

勳高趙孟獨節朝綱屢持國柄露布馳聲循墻示儆

出險入危風疾草勁鼓篋窮經超操至超三十藝絕

絕絕字文闕接至絕德財財字編闕成呂鍾呂鍾二字文闕範圍

儒墨非馬擅竒雕龍貽則發跡素里馳聲上國仲舒

揚庭吾吾字編闕邱邱字編闕待賦賦字編闕數應連道不違日昃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五 三

好是正宜待後守先和辟韞石隋珠輝川伊呂之佐

碑空 堯舜之年頡頏往詰伯仲前賢受書圯上歷至

十一字 釋鈞職至鈞四十滋泉陳泉陳二字編闕謨德顯之

榮功宣縱壑纜竊文編下搏風初矯密勿鸞閣便繁

鳳浴仲仲字編闕舉性純伯适信皦立純至立六我楷模

示我楷至我四儀表萬古青霄千秋丹旒碑泐一

字 儀維則衣德堪緇嗚呼忠忱懷思渺杳屢遭艱厄

溢逝良弼萬至弼三十一字文闕 鑄丹義府傳義至

字文闕 丹至純至弼四十四字編闕 逝黃陂光沈沈字編闕

傳四傳四字編闕薪理理字編闕一水水字編闕趙日稅駕天府夷體泉室麟閣圖形烏烏文編闕臺臺字編闕

文編  
竝闕 騰實悲纏奄息傷懷尹媯永叨奄至叨八字文闕切下碑空一  
字 恩隆垂裕韜韞維地河山隆至山九羅天箕畢羅天箕畢至  
畢三字 懿範昭茲德音洋溢昭至溢六字文闕纏  
文闕 至溢三十一字編闕

烟岫樓文集卷三十五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岫樓文集卷三十五

三

